



澳洲国会前集会：我们不能对迫害视而不见

(明慧记者蕴韵堪培拉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澳大利亚国会期间, 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 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与此同时, 在国会大厦内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讨会, 敦促澳洲政府独立调查, 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

澳洲十余名联邦议员及助手参加了研讨会, 并询问: “我们能帮着做什么制止暴行? 澳洲政府能帮着做什么?” 与会者并提出很多建议。

来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先生是作家及研究者, 也是调查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独立调查员之一, 同时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刊物的撰稿人。他与悉尼大学药理学和运动科学教授菲尔特罗内·辛格在研讨会上就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 非法摘取和出售他们器官的指控及对指控进行的调查做了详尽的介绍。



图：国会大厦前模拟演示，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器官。

葛特曼先生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他说, 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这对中国人没好处, 对全世界人也没好处。他希望澳洲能一起参与制止这种群体灭绝的罪行。

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法轮功学员郭长珠在集会上控诉说: “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抓进洗脑班长期遭受恐怖逼供。长时间不让睡觉造成严重失眠, 大小便失禁, 丧失记忆力, 体重由原来的六十公斤被迫

害到只剩三十五公斤。又把我关进精神病院, 用针剂和药物摧残。我被强制注射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二天之内身体变成黑紫色, 脸上起了老年斑, 驼着背, 不能够正常行走。”

“医院继续用药, 大约一个星期后, 整个人像疯了一样, 日夜狂躁, 不停地来回奔跑, 又不停地摔跤, 浑身剧烈颤抖, 坐不住, 心脏窒息得象要爆裂一样, 不会笑, 目光呆滞, 眼球也不会动, 每天下午三点钟独自哭泣, 智力低下, 思维混乱。”

“我回家以后由于药物在身体中慢性中毒, 几个月后身体处于半瘫痪, 整整四年, 几乎生活不能自理, 更恶毒的是, 恶警对我的家庭和同事说: ‘你看看, 这就是炼法轮功炼成这样的。’ 将中共迫害造成的惨剧嫁祸于法轮功, 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 要么被逼转化, 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瘫痪, 甚至身亡。” 郭女士表示: 世上没有语言能够描述中共暴行之邪恶。她呼吁正义人士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悉尼已有三万民众签名, 敦促澳洲政府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进行独立调查。绿党议员已将签名交到省议会, 明年二月国会开会期间将讨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



加拿大圣诞游行中的亮丽风景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圣诞老人游行吸引了数万居民观看。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 身着亮丽服饰, 阵容雄壮威武, 一路吹奏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和《铃儿响叮当》, 雄壮的音乐、祥和乐观的精神风貌, 成为游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主办方在游行结束后发

来感谢信, 希望天国乐团来年继续参加游行。

两年半前移民加拿大的张女士夫妇来自福建, 他们高兴地向游行队伍挥手, 张女士表示, “以前都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 今年真正看到了, 感觉就是感动。” 观众李女士赞叹天国乐团有活力, 音乐令人震撼。

家散谁造成？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我叫孙健，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今年四十三岁，我原来在辽宁省盘山县农行工作，妻子在中学教书，有一个活泼伶俐的女儿。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然而，一九九九年，江××发动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我几次被恶警绑架、拘留、劳教、判刑，我的父母、妻子多次遭到恶警的威胁、恐吓、骚扰，身体和精神、名誉与经济等方面备受摧残和伤害，原本一个美好祥和的家庭终于承受不住无端的打击，致使妻子和我离婚，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就这样被中共流氓集团给拆散了。

多次被非法关押 绝食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的女儿刚刚出生十八天，派出所所长赵宏伟、指导员曹志友、王耀辉等人将我绑架到盘山县拘留所，后来骗家人交二千元保证金，只打了一个白条。我在拘留所炼功时，遭到所长李洪满、张希明的拳打脚踢。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盘山县农行长刘怀群害怕我进京上访，串通盘山县公安局，在我回家的路上将我绑架，关押在盘山县拘留所两个月，后转到县看守所关两个月之后，送到盘锦市劳教所劳教一年。

盘锦市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院长张守江特地带警察到抚顺等地去学习迫害经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摧残。如整天坐塑料凳、强迫背雷锋日记、劳教守则，看假新闻、诬蔑大法的光盘，罚站、蹲着、电棍电、关小号等。

五月二十五日，由于叶喜明同修挨打我参与制止，警察刘大汉、陈长力和四防劳教分子马刚对我拳打脚踢，电棍电，用胶皮棒打，鼻梁打歪，嘴里肉打豁，鲜血直流，他们才骂骂咧咧罢手走了。后来，我又遭到顾振和、刘大汉、刘明华等人的毒打，用胶皮棒打，浑身青紫，上厕所蹲不下去，睡觉只能趴着睡。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路上我被曹志友、金伟庭开着警车撵上

绑架，抢走了我的自行车，所长赵宏伟命令给我戴上手铐送到盘山县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狱医崔大夫对我插管灌食，撬我的嘴用开口器撑开，牙齿变形松动，我不配合，他就用针灸的针在我的脸上、手上、腿上乱扎，折磨我。后来鼻子里肿了，插不进去，就打点滴，绝食十天，血管发瘪，扎不进去，找来他老伴帮忙，也扎不了。看守所姓代的所长怕我死里头担责任，把我送到盘山县医院继续迫害。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我和阜新同修在乘坐的出租车上，被阜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六、七个便衣拦截绑架，随后他们又绑架了阜新另两位同修，并且抄家抢走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各一台，现金四千多元和手机两部等物品。晚上，阜新市细河区分局对我非法审讯，姓李的大队长对我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连夜将我和当地法轮功学员陈晓英送到新地看守所。

绝食期间，狱医张立军、牛满山、姓崔的、王姓的（女）狱医对我疯狂插管灌食，狱警王中宏、邵开启、崔建光用电棍电我，每次半小时，牛满山用板鞋抽打我的脸，脸肿痛，牙松动，当时打掉一颗牙，耳朵如穿孔一样疼。又给我铐上手铐脚镣，同时固定在严管间铺上的铁环上。

阜新市细河区法院对我和马清原、陈晓英、刘淑芬四人在看守所非法开庭，公诉人姓潘，根本没有通知我们家人，雇来的指派律师做有罪辩护，就是摆架子的。我和马清原判四年，陈晓英、刘淑芬判三年。在看守所折磨了近一年，我一百四十几斤的体重离开时只有七、八十斤。

在锦州监狱，法轮功学员由四个犯人包夹，上厕所都跟着，不许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有接触。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份，我看的大法书被恶警牛宝金搜出，他们给我关小号，“抱凳”折磨二十五天，致使手脚麻木。从监狱回来时，我的牙齿只剩下七颗。

二零一零年五月，我在盘锦环球电子城打工，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盘锦市兴隆台国保支队的黄海鸥、王春生等五、六人在我租房处绑架了我，抢走了我的记本电脑，现金八百多元，还有手机、U 盘、MP3、大法书等物品。对我

非法拘留十五天后，非法批我一年劳教，背铐着送入本溪威宁劳教所。

本溪劳教所黑窝的警察个个阴险，表面伪善，心怀鬼胎。在一间荣誉室里，堆放着的大法书有上千册，录音机、横幅等物品若干，都是他们诱骗从而上当受骗转化的学员上交的。恶警刘绍石、郭铁鹰、郑涛、苏正伟等人轮流上课转化学员，座谈诱惑欺骗，放蔡朝东等痞子的报告录像洗脑，强迫学员背规范三十六条等，不听话、不转化的关小号，送其他大队劳动体罚。如本溪市桓仁县的张运生被关小号一个月，我被放到六大队强劳三个月。到期时，恶警郭铁鹰给我加期一天。

中共是邪教

中共是邪教。共产党宣言上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它是西方来的邪灵，是马列后代不是炎黄子孙。中共是邪教。诱骗人加入邪教党团队，发毒誓：一生献给它，只能进不能出。中共是邪教。与天斗、地斗，破坏生态自然，天灾人祸不断，百姓遭殃。

中共是邪教。建政后整人运动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屠杀中国人民八千万。中共是邪教。专制集权，谎言宣传“伟、光、正”，欺骗百姓，白说成黑，黑说成白。中共是邪教。它统治的社会黄、赌、毒泛滥，官匪一家，欺压百姓，社会动荡不安。中共是邪教。高官敛财，百姓生存艰难。它的高官巨贪，官员无官不贪。中共是邪教。光天化日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伪案”，杀人放火，嫁祸法轮功。中共是邪教。为了达到“肉体上消灭”法轮功的迫害目的，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形成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系统。后又至少涉及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600多家医院。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2年12月，已有超过1亿2935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